

參孫正傳

VINCENT CHEUNG

Copyright © 2025 by Vincent Cheung
<https://www.vincentcheung.com>

ACCELERATED BY BRAK

目錄

1. 世界不配有他們	4
2. 被擄的模式	7
3. 拯救者的誕生	10
4. 獅子與謎語	14
5. 狐狸和腮骨	18
6. 迦薩的城門	22
7. 大利拉	25
8. 勇士再現	29
9. 基督的影子	33

I. 世界不配有他們

每當提到參孫這個名字，多數人的記憶立刻奔向同一幅畫面。他們想到參孫枕在大利拉的膝上，被情慾摧毀，這位拿細耳人被貶成笑柄。參孫成了浪費力量的警世故事，成了只有魅力沒有品格的諺語。教師不斷重述這個版本，好像其中的教訓一看便明白：權能縱然強大，食慾的軟弱就能抹去一切。他的一生被敘述得好像這段記載主要是為了警告，而不是為了尊崇。

這種扭曲普遍到一個地步，許多人幾乎沒有察覺這是扭曲。他們以為自己在讀聖經的故事，實際上吸收的卻是文化的回聲。參孫被縮減成大利拉膝上的一個身影，他的偉大被失敗的陰影遮住。即使是想要寬厚的人，提到他時也常只是用來警告妥協或激情的危險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種縮減的應用非常不平均。大衛與拔示巴犯了罪，又安排殺死她的丈夫，但人對他的記憶並沒有只剩下那件事。他仍被尊崇為合神心意的君王、唱詩的牧人、盟約與王權的人。他的罪被記著，卻不被准許定義他的一生。到了參孫身上，情況卻相反。按著一般的說法，他的信心、呼召、得勝、在死中得勝的時刻，全都被大利拉遮蓋。

為什麼參孫受到更嚴厲的對待？部分原因在於許多讀者喜歡放大那些能證實自己犬儒心態的事。他們緊抓別人的缺點不放，尤其當這些缺點好像嘲弄了神親自賜下的恩賜時。在參孫身上，他們看到被浪費的力量，就覺得自己的譏笑是有理由的。然而這樣的判決說明的，其實是他們自己多過參孫。他們顯露出自己不明白神的作為，這位神呼召有缺點的人，賜給他們信心，並藉著他們成就自己的旨意。同一批人很輕易為自己的軟弱找藉口，對參孫卻毫不留情。他們宣告了一個刑罰，而神已經把這個刑罰推翻。

神自己的話卻有完全不同的宣告。在希伯來書十一章中，參孫與基甸、巴拉、大衛、撒母耳和眾先知一同被提名。那一章描述他們是那些藉著信征服列國、得著應許、堵住獅子的口、逃脫刀劍、擊潰軍隊的人。然後這章以一句推翻人類判決的話作結：世界不配有他們。參孫在天上的記念不同於地上的記念。世界譏笑他，神尊榮他。世界把他當作軟弱的人撇棄，神卻把他安置在信心之列。

我們必須留意這句話，因為它不是慣用語，也不是修辭上的裝飾。在原來的希臘文中，它直接而有力：世界不配有他們。意思毫不含糊。世界判他們為無用，把他們當成累贅，把他們逼到曠野、山洞和地穴。世界藐視他們、捆鎖他們、嘲弄他們、殺害他們。然而在神的判決中，天平倒轉。低下的不是他們，而是世界。世界甚至不配接待他們，不配與他們同行，不配與他們同呼吸。

這句話的重要性，可以從歷史中那些忠心男女的生命線索看出。挪亞建造方舟時被人嘲笑，卻是藉著他世界受了審判，新創造開始。約瑟被丟進坑裡，又被賣為奴隸，但神使他被高舉，管理埃及，保存性命。以利亞被稱為攪亂以色列的人，耶利米被囚禁為叛國者，但以利亞、耶利米、但以理，和那些被殺的先知，全都被世界當作廢物。每一個人都被這世界丟棄，然而每一個人都遠高於藐視他們的世界。神的判決早已確定：世界不配有他們。

把這判決應用在參孫身上。他被妻子出賣，被本族的人拒絕，被仇敵戲弄，直到今天仍被許多自稱尊重聖經的人貶低。但神已經把他安置在亞伯拉罕、摩西和大衛的行列中，宣告世界不配有他。這才是衡量他價值的標準。決定他的不是非利士人的冷笑，也不是現代傳道人的嘲弄，而是神的認可。這認可是認真而嚴正的，不是神說參孫雖然有缺點，仍值得一點肯定，而是神說參孫因著信心遠超這世界，以致這世界根本不配擁有他。

神推翻人的看法並不是第一次。挪亞建造方舟時被嘲笑，但在神眼中，他定了這世界的罪，自己成了承受義的人。約瑟被出賣、被賣，但神使他被高舉，得以治理與拯救多人。先知被擊打、囚禁、鋸成兩段，世界仍然不配有他們。同樣的反轉也定義參孫。世界看他像愚人，神看他信心的人。

希伯來書的那一章還指出另一件我們不可忽略的事。神所稱許的人並非毫無瑕疵。摩西在曠野違背神的吩咐，無法進入應許之地。大衛犯了奸淫與殺人，被先知嚴厲責備。他們的罪是真實的，後果沉重，但神仍把他們列在信心之中。他們蒙神喜悅的根據不是完美的行為，而是信心。信心是那決定性的標記。

參孫屬於同一個行列。他的罪是明顯的，但他的信心也是真實的。神的靈臨到他、加給他能力，並在他最後的祈求中應允他。這段記錄沒有要我們假裝他毫無過錯，也不准我們用過錯來定義他。他是一個有信心的人，正因如此，他蒙神的稱許。

信心因此成為關鍵的議題。聖經說，沒有信心就不可能得神的喜悅。這不只是困難或不大可能，而是完全不可能。來到神面前的人必須信他存在，並且信他賞賜尋求他的人。信心是對神真實與他話語真實的確定。這不是人的決定，也不是樂觀的跳躍，而是神恩典的賜予。人藉著信忍受嘲笑，面對烈火，擊敗軍隊。參孫藉著信撕裂獅子，擊殺成千的人，在死中推倒仇敵的廟宇。他的力量不只是肉體的力量，而是信心在行動中的力量。

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需要正確的預設。若我們帶著一種看法來讀參孫的故事，以為它主要是關於情慾與墮落，我們就會把每一行都讀錯。我們會在每一個場景裡尋找大利拉的影子，會把他的壯舉解釋成偶然的能力發作，而不是信心的行動，最後甚至會以為神把他列在希伯來書十一章只是出於憐憫。若我們帶著神給的預設來讀，承認參孫是一個有信心的人，故事就會展開出內在的一致與意義。他的軟弱是真實的，是一個在信心中生活的人仍然會有的軟弱；他的得勝是真實的，是神的靈藉著信心所成就的得勝。連他的死亡也變得可以理解，不是失敗，而是藉著信心得勝。

要看見預設如何扭曲故事，其實並不困難。當參孫想要一個非利士女子作妻子時，有些人立刻假定他的唯一動機是情慾。但聖經明說這事出於耶和華，他要藉此攻擊非利士人。讀錯了，故事就變成禁止慾望的記載；讀對了，故事顯出神的旨意如何藉著參孫的信心運行。當參孫用驢腮骨擊殺一千人時，有些人以為那只是蠻力的故事；讀對了，就會看見那是神的靈藉著他僕人的信心運作。當參孫在一生的末了祈求時，有些人只聽見復仇的呼喊；

讀對了，就會看見那是信心的禱告，神應允這禱告，使他在最後一個行動中完成自己的呼召。

這兩種解讀的差異非常大。一種把參孫縮成愚蠢的人物，另一種把他尊為信心的人。一種重複世界的判決，另一種順服神的判決。這裡沒有中立立場。若同意世界那種誇張醜化的形象，就是在反對神。若站在參孫這位信心的人一邊，就是與神同站，反對世界。

我們還要看見，這種觀點為整個敘事定下基調。參孫的故事不是一些零散的成功與失敗堆在一起，而是一個被神呼召並賦予能力的人的一生，他有跌倒，也有信心，被人論斷，卻被神稱許。他的得勝、他的軟弱、他的失足、他最後的得勝，全都必須當作這個更大真理的一部分來閱讀。貫穿其中的主線不是食慾，也不是悲劇，而是信心。

而這種觀點不只是關於參孫，也關乎我們。宣告世界不配有參孫的那句話，也宣告世界不配有每一個信徒。基督徒常被藐視、被誇張醜化、被忽視。世界斷定他們無足輕重，把他們當作進步的障礙，當作應該被譏笑的一群人。但在神的判決中，世界不配有他們。同樣的反轉依然存在。信靠基督的人可能被當成垃圾丟棄，卻在天上被看為寶貴；他們可能被誣衊為愚人，神卻稱他們有智慧；他們可能在世界的記憶中被縮成失敗者，神卻因著信心記念他們為得勝者。

這帶來一個嚴肅的應用。許多自稱基督徒的人仍然重複世界對參孫誇張醜化的形象。他們談到他時，好像他的一生主要是關於情慾，好像大利拉決定了一切，好像他的死只是一場警戒別人不要重蹈覆轍的悲劇。他們藉此顯出自己的本能並非被神的話塑造，而是被世界的看法塑造。藐視參孫就是站在非利士人那邊反對神；尊崇參孫就是站在神那邊反對世界。沒有中間地帶。神的判決很清楚：參孫是一個有信心的人，世界不配有他。

這同時也是一句勸勉。也許你曾被誣衊、被誤解、被簡化成一個誇張醜化的形象。也許人對待你，好像你的信心生活是一場愚行。甚至可能有人幾乎只記得你某一個軟弱，好像你整個故事都可以縮成一次失敗。但若你相信神，那麼世界不配有你。衡量你的標準不是人的記憶，而是神的判決。神親自宣告，信心得他的喜悅，而你藉著信就站在世界之上。

因此我們必須學會正確思想參孫。他不是大眾想像中的悲劇愚人，也不是單純關於情慾的警告。他是信心的一員，是蒙神稱許的人，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這是我們閱讀他的一生時必須使用的鏡頭，也是我們理解自己生命時必須使用的鏡頭。世界藐視信心，神尊崇信心。世界嘲笑信心的人，神則宣告世界在他們之下。參孫的一生教導我們信這個判決。

2. 被擄的模式

參孫的故事開頭不是得勝，而是黑暗。他的一生出現在一個漫長的循環之中，這循環由罪、審判和拯救所構成，並且主宰了以色列在士師時代的歷史。除非我們掌握這個背景，否則就無法明白他的出生有何意義，他的呼召代表什麼。他進入歷史，是在以色列再一次陷入偶像崇拜和受壓迫之時，神親自介入的行動。要講述參孫的故事，必須先回想以色列人如何一再揮霍自己的產業，一代又一代忘記耶和華，而神又如何同時以忿怒與憐憫回應他們。

士師記 清楚說明了這種模式。在約書亞和與他同在的長老去世之後，興起了一代人，「不認識耶和華，也不認識他為以色列所行的事」。作父母的失職，產生了一代人，對神的作為一無所知，對他的律法不肯順服。他們離棄耶和華，去事奉巴力和亞斯他錄，就是四圍列國的神明。於是耶和華將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，使他們被掠。每逢他們出去爭戰，耶和華的手就攻擊他們，使他們打敗。在苦難中哀聲四起時，神就興起士師拯救他們。但每逢那士師死了，百姓又轉回去犯罪，往往比從前更甚。這樣，循環又重新開始。

這個循環並不是以色列歷史中的偶然怪事，而是神對一個悖逆國家的主權審判。士師記第二章告訴我們，神容許敵對的列國留在地上，用來試驗以色列人，並在他們離棄他時懲罰他們。他所安排的，既包括管教，也包括拯救，既包括被擄，也包括解救。人的罪是真實的，但是整個進程都在全能者的旨意之內。以色列的衰落沒有超出他的掌管，以色列的得救也不是出於他們的功勞。是神把他們交在仇敵手中，也是神興起拯救者把他們救出來。

士師記 的其餘部分印證了這個模式。俄陀聶拯救以色列脫離米所波大米的壓迫，但他死後，百姓又回到偶像崇拜。以笏刺殺摩押王，使地太平八十年，百姓卻重新陷在罪中。底波拉和巴拉擊敗西西拉，但底波拉一死，百姓又再墮落。基甸拆毀巴力的壇，大敗米甸人，但他死後，百姓再一次行邪淫去隨從偶像，甚至去敬拜一個名叫巴力比利的假神。耶弗他救以色列脫離亞捫人，然而他作完首領之後，百姓再次背道。名字換了，模式卻一樣：犯罪、受壓迫、得拯救、再墮落。

這一輪又一輪的循環愈來愈黑暗。俄陀聶那一代還算相對忠心，但到了基甸的時候，偶像崇拜已經蔓延開來，甚至連基甸自己都立了一個以弗得，成為以色列的網羅。耶弗他的誓言顯出全國屬靈上的混亂。到了參孫的時候，這種下滑已經顯而易見。百姓不只是犯罪，而且甘心活在外邦統治之下。在先前幾次的循環中，百姓在苦難中向耶和華哀求，然而到了這裡，經文沒有記載任何呼求。這樣的沉默本身就顯出他們下墮到何種地步。他們不再為拯救呼喊，反而把被轄制當作正常。

這種敗壞的根源在於世代的失職。神曾吩咐以色列人，要殷勤將他的話教訓兒女，無論在家裡、在路上，都要談論，要繫在手上作記號，戴在額上作標記，寫在房屋的門框和城門上。他設立逾越節，好叫兒女問起這節的意義時，父母可以向他們解釋耶和華如何施展大能，將他們從埃及拯救出來。他命令在約旦河立起紀念的石頭，好叫兒女發問時，父母可

以回想並敘述神如何使河水斷流。他賜下律法，清楚吩咐要一代一代深深印在心中。這些禮儀絕不是空洞的形式，而是為了使人對神的認識得以保存，把他的作為刻印在家庭記憶裡，確保沒有一個孩子在不明白以色列立國緣由的情況下長大。

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光景：孩子在逾越節的桌前問：「為什麼我們吃這無酵的餅？」父親回答：「因為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匆忙帶出來。」或是孩子指著約旦河邊的石頭問：「這些是什麼意思？」母親解釋說：「耶和華在約櫃前截斷了河水，所以我們可以走乾地過來。」信仰本應如此傳遞，不是出於偶然，而是出於有意識、有計畫的教導。

然而父母失敗了。他們保持了儀式，卻忽略了教訓。他們讓這些典禮變成沒有內涵的外殼，使兒女只懂動作，不認識背後的神。那一代親眼看見神蹟的人死後，下一代在真理上成為無知，而無知便孕育背道。

同樣的疏忽今天依然普遍。許多自稱屬耶穌的父母，為世上的事耗費心力，例如成績、運動、音樂、事業，卻讓兒女在神的話上毫無教導。他們不斷叮嚀兒女關於安全、健康、金錢，到了永恆的事上，卻說：「讓他們自己決定。」他們宣稱這是給予自由，其實只是放棄責任。他們把兒女交在這世代的偶像手中，例如娛樂、野心、自我，卻不裝備他們去抵擋。其結果與以色列完全一樣：一代人不認識主，成為事奉四圍諸神的一代。

以色列人的疏忽帶來被擄。士師記 第十三章用沉重的話語開頭：「以色列人又在耶和華眼中行惡，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。」這不是新故事，而是輪盤再轉一圈。百姓犯罪，神施行審判，如今非利士人掌權。

非利士人不是微不足道的仇敵。他們是在沿海平原上的強大城邦聯盟，善於爭戰，又掌握鐵器，而以色列大多仍倚靠銅器。他們狂傲地高舉自己的神明，並以嘲弄以色列的神為樂。活非利士人的轄制之下，不只是軍事上的壓迫，也是屬靈上的羞辱。那原本被揀選來事奉永生真神的百姓，如今被拜偶像的人壓在腳下。

四十年的統治足以讓一整代人在捆綁中活過一生。孩子長大時，眼中所見代表權柄的，不再是以色列的長老，而是非利士的軍人。過去拯救的記憶逐漸淡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失敗文化。以色列作為神子民的身分本身受到威脅，因為當一個民族長期接受被轄制的現實，就會開始把束縛當成常態。罪的作用正是如此。它訓練人的心，把被擄視為自然，把自由視為不可能。

這樣的被擄是神的審判。經文清楚說：「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」非利士人的興起並非只是自身力量的結果，他們是神用來懲治以色列拜偶像的工具。被未受割禮的人轄制，是離棄聖約所應得的刑罰。這就是神審判的邏輯：向偶像下拜的人，終究會受拜偶像的人管轄。

士師記 的循環讓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一個民族的失敗，也讓我們看見神的主權。他安排罪、壓迫與拯救。他把敵國留在地上來試驗以色列，來管教他們。他預定惹動他怒氣的背叛，也預定拯救他百姓的拯救者。

以色列的悖逆並不是打亂神計畫的意外，而是這計畫的一部分。他們的罪是真實的，他也確實審判他們，但那些罪之所以發生，是因為神決定要這樣。神的旨意同樣涵蓋他們的背叛與他們的悔改。否認這一點，就等於認為以色列有可能脫離他的掌管，也就意味著他的應許有可能落空。聖經所啟示的神從不失控，他按著自己旨意的籌算行作萬事。

同時，這個循環也顯出神的憐憫。他本沒有義務一再興起拯救者，卻仍多次這樣做。每一位士師都是他信實的見證，提醒人即使他子民違背聖約，他也不放棄自己的計畫。他們的罪顯出他的公義，他們的痛苦顯出他的忿怒，他們的拯救顯出他的恩典。整個循環都是對神本性的啟示。

因此，非利士的轄制並不是結局，而是神下一步作為的舞台。百姓不能拯救自己，他們也不配得拯救，但神要興起一位拯救者。他的名字叫參孫，他的故事不是從人的主動開始，而是從神的旨意開始。在他出生以前，神已宣告他的到來。在他受孕之前，神已將他分別為拿細耳人。他的一生，被預先指定成為神對以色列被擄光景的答案。

這個背景必須塑造我們讀參孫故事的方式。他不是一位孤立的英雄，而是神歷史計畫中的一個環節。他的一生是循環中的另一圈，是神在審判中再次施恩的例證。要明白他的信心，就必須先明白以色列的被擄。他被興起，是在百姓無能為力、被壓制、離棄耶和華的時候。他本身的存在，就是證明即使神的子民不忠，神自己仍然信實。

這段歷史也對我們發出呼聲。士師記 的循環並沒有停在過去。家庭和教會持續忽略神的話，結果一樣：兒女在無知中長大，社會沉淪在偶像之中，被擄隨之而來。偶像的名字換了，模式卻沒有變。金錢、權力、名氣和自我，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巴力和亞斯他錄。不教導兒女真理的父母，是把他們交給這些神明。不斷向世界妥協的教會，是把整整幾代人推入黑暗。

但神並沒有缺席。他仍然興起有信心的人，去對付自己時代的偶像。他仍然打斷不信的循環，興起拯救者來宣講他的話，彰顯他的能力。他仍然在審判當中顯出憐憫。以色列被擄的教訓是：神不會讓自己的子民永遠留在壓迫之下。他必定差遣救主。在參孫的時代，那救主是一位從但支派出來、從母腹就被分別為聖的士師。在日期滿足的時候，那救主是神的兒子，為女人所生，不是來解救人脫離非利士人，而是來拯救人脫離罪和死亡。

因此，以色列的被擄幫助我們認識參孫帶來的拯救，更幫助我們認識基督所成就的拯救。士師記 的循環顯出人的無能，並顯出神的信實。每一次罪與審判，都為憐憫鋪路。每一次被擄，都顯出需要拯救者。每一次失敗，都證明救恩從來不是賺來的，而是出於神主權恩典的白白賜下。

3. 拯救者的誕生

參孫的故事開頭，是以色列被壓制的時候。百姓再一次離棄耶和華，耶和華也再一次把他們交在仇敵手中。這個重複的旋律我們很熟悉，但這一次的分量更重。非利士人踩在以色列的頸項上，不是一時半刻，而是四十年之久。一整代人出生、成長、成年，都在外族統治之下度過。本來作為產業所應許之地，落在壓迫者的手中；本來蒙揀選、要成為聖潔的國度，向偶像下拜。他們失去的自由不單是政治層面的，而是對屬靈捆綁的外在顯示。他們離棄了耶和華，耶和華就把他們交給他們所服事的。

在這樣淒涼的背景中，神預備了一個新的開始。當罪惡與壓迫的循環似乎已經凝固成為永久的現實時，他開始施行拯救者的誕生。主動的是他自己，不是百姓。以色列沒有悔改，也沒有誰向天呼求幫助，但立約的神不容許他的百姓就這樣在瓦解之中滅亡。他在審判之中帶出應許，在絕望之中宣告生命。

在但支派境內的瑣拉城，有一個人名叫瑪挪亞。他的妻子，聖經沒有記下她的名字，卻提到她背負一個在以色列文化中沉重的憂傷：她沒有生過孩子。不生育不只是個人的悲痛，也是眾人眼前的羞辱，因為兒女被視為耶和華所賜的福分，是家族延續的記號。對於一個出自但支派的家庭，已經受非利士勢力壓逼，不生育就像是整個民族無力、無望的縮影。

但是，在救贖歷史中，人的不生育往往成為神彰顯大能的場景。人的能力無法產生生命的子宮，成為神旨意得勝的舞台。撒拉聽見應許時失笑，直到以撒出生。利百加忍受多年等候，直到雅各和以掃出世。哈拿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，結果得著撒母耳。以利沙伯年老、過了生育的年紀，卻懷了約翰，要為主預備道路。這些誕生在救贖歷史上都是轉捩點，不是因為自然力量產生了他們，而是因為神說了話，就成就了。瑪挪亞的妻子也是站在這個模式之中。

不生育不只是身體上的情況，也提醒我們，人靠自己是多麼徒勞。如果神不介入，應許的血脈也無法在亞伯拉罕家中延續；如果神不回應哈拿的禱告，以色列的君王制度也無從開始；如果約翰不由年老父母生出，基督的道路也不會預備好。這些轉折不斷重申同一個教訓：救贖不是從人的意志和血統而出，而是從神的能力而來。參孫的出生，是這一連串記號中的另一個。他所帶來的拯救，不會出自軍事改革，也不會出自民族覺醒，而是出自那位在虛無中發聲、帶出生命的神。

有一天，耶和華的使者向瑪挪亞的妻子顯現。她沒有求異象，也沒有尋求記號，然而天上卻親自闖入她默默無聞的生活。使者宣告說：「你素來不能生育，沒有生過兒女，現在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。」那一刻，不可能的事被推翻。她的空虛在神的命令下讓步。以色列將臨到的拯救，並非出於軍事天才，也不是出於全民族大復興，而是出於神的話在沒有生命之處創造生命。

這位使者又給她進一步的吩咐：她不可喝酒和濃酒，也不可吃一切不潔之物，因為孩子從母腹中就要作拿細耳人。在以色列，拿細耳人的願是通常出於自願，而且是暫時的。人可

以為了一段時間分別為聖歸給耶和華，不喝酒、不摸屍體，讓頭髮長起來作為奉獻的記號。但參孫的分別為聖，既不是他自己選擇的，也不是暫時的，而是神在他出生以前就親自加在他身上，用自己的話印證，直到他死。整個人生被標記為屬於神的目的。連母親的飲食也被帶進這個願中，因為要懷這樣的孩子，本身就要分享他的分別為聖。

這表明，聖潔的源頭不是人的選擇，而是神的揀選。參孫不是先決定要屬於神，然後神才領受他；是神先宣告他屬於自己。他的分別為聖，是預告這一次拯救不是以色列自己的成就，而是神自己的作為。聖潔從個人延伸出去，塑造整個家，也改變整個生活。瑪挪亞的妻子因為懷著這個兒子，必須調整自己的習慣。主正在為自己分別一個僕人，圍繞在他身邊的一切都會感受到這個呼召的分量。

拿細耳人的願本身就有豐富的意義。戒酒，表示這人過的生命是在等候那單單從神而來的喜樂；不摸屍體，表示這人過的生命是在活神面前，不被敗壞所污染；讓頭髮長起來，表示這人終身佩戴一個不斷線的分別記號，讓眾人看見。對大多數拿細耳人來說，這些只是暫時的奉獻標記；對參孫來說，這些卻定義了他的一生。從受孕那一刻到死亡，他都被神捉住，要作聖工。

瑪挪亞聽完妻子的敘述，就向神求更多指示：「主啊，求你再差你所打發的那位神人到我們這裡來，教導我們將來這生下來的孩子當怎樣待他。」神應允了他的請求，使者再次顯現。瑪挪亞問他：「你的話應驗的時候，這孩子的生活方式和使命該如何呢？」使者回答說：「我對婦人所說的一切，她都當謹守。」沒有新的指示，已經說過的話就夠了。

人常在神已經清楚說話之後仍然要求更多。他們想要層層的印證，好像道路仍然隱藏，但道路其實坦然擺在神的話語裡。問題不在於無止境的探索，而在於順服。瑪挪亞需要的不是新的啟示，而是信心去遵行已經宣告的話。今天的父母也面對同一種試探。他們到處尋找一些「特別的引導」來教養兒女，卻忽略了聖經明白的命令。主已經說了：要殷勤把他的話教訓兒女，在真理上訓練他們，用主的管教和教導養育他們。如果一面忽略經上所寫的，一面還在尋求新的亮光，那就完全錯失重點。

瑪挪亞邀請這位訪客留下吃飯，但使者回答說：「我必不吃你的食物，你若獻燔祭，就當獻給耶和華。」瑪挪亞還不曉得這是耶和華的使者，就問他的名。使者回答：「你為何問我的名，我的名是奇妙的。」

瑪挪亞把山羊羔和素祭放在磐石上獻上。火焰從壇上往天上升的時候，耶和華的使者在火焰中升上去。瑪挪亞和他的妻子立刻俯伏在地，他們被這一幕震撼。這時瑪挪亞才明白來者的偉大，戰兢地說：「我們必要死，因為我們見了神。」他的妻子卻回答說：「耶和華若要殺我們，就不會悅納燔祭和素祭，不會將這一切事指示我們，也不會在這時讓我們聽見這樣的話。」

這一刻顯明的，不只是一位差遣來的使者。受造的天使絕不會接受人的獻祭。後來有人在異象中向天使下拜，天使都要立刻禁止他們，吩咐他們單單敬拜神。但這裡，這位使者接受了獻祭，在祭物的火焰中升上去，也接受他們俯伏敬拜。他的名是「奇妙」，正是以賽亞後來用來稱呼彌賽亞的那個字：「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」。經文把他呈現為以可見形象顯現的神自己，是永恆的道在取肉身之前的顯現。他來不只是宣告參孫的出生，也預先預表自己的降臨。

瑪挪亞和他妻子的對比非常鮮明。他因想到自己見到神，就發抖懼怕；她卻從所看見的恩典推論出神的憐憫。他看見榮耀，只想到審判；她記得應許，就得出恩寵的結論。信心使人的心安穩，把啟示看作恩賜而不是威脅。她的推理完全正確：如果神要毀滅他們，就不會接受他們的祭物，也不會應許他們得一個兒子。那一刻，她的信心勝過丈夫的懼怕。

日子到了，這婦人生了一個兒子，給他起名叫參孫，意思是「像太陽」，彷彿宣告有一道光線穿透了以色列的黑夜。孩子漸漸長大，耶和華賜福給他。後來，在瑣拉和以實陶中間的但營，那裡耶和華的靈開始感動他。

這種「感動」標誌著他得著能力的開始。參孫的呼召非常特別，他的力量不是出自體格、訓練或性格，而是出自耶和華的靈臨到他身上。從他年幼到最後一次行動，他的分別為聖和他的勝利都會是聖靈的工作。他後來撕裂獅子、掙斷繩索、擊殺仇敵的時候，都不是自然的勇力，而是神的大能。甚至他那些魯莽的選擇，也成為神成就自己旨意的途徑。那在但營中開始的感動，就是神為他預備一個超過人力所能承擔的工作。

經文沒有描述聖靈如何感動他，只說聖靈確實這樣作。這個詞語給人的印象是內在的衝動與催逼，好像力量在他裡面沸騰，等待顯露。這是一位年輕人被神攪動的畫面，在外在行動開始之前，內裡的推動已經存在。那時以色列還不知道參孫會做些什麼，但歷史已經在轉向。神已經開始預備自己的器皿。

神呼召人的時候，也必裝備人。他不會召來僕人，然後讓他們空手上陣。他按著呼召，藉著聖靈把能力賜給人。參孫得著超凡的力量，以色列中其他人則為自己的職分得著智慧、手藝或先知性的話語。在基督裡，聖靈更是澆灌在所有信徒身上。當初感動參孫的那位，如今完全住在每一個基督徒裡面，不是部分地，而是十分充足。醫治病人、趕逐鬼魔、大膽傳講福音、行出神蹟，都是跟隨信心而來的記號。在參孫身上所見的特殊能力，如今成為教會共同的產業。

父母或許不知道神為他們的兒女預備了什麼具體任務，但他們必須把兒女養大，使他們認識主、信靠他的話，預備好迎接神所指派的一切。當呼召的時刻臨到，聖靈會供應能力。真正的成功不是建立在天賦、條件或背景上，而是建立在聖靈的工作上。我們的能力是從神來，不是從自己來。

參孫的出生和分別為聖本身就指向更遠的未來，他的一生像是一道投向基督的影子。他的誕生由天使宣告，基督也是如此；他從母腹就被分別為聖，但基督的聖潔是絕對的、無罪

的；他被聖靈充滿，基督則得著聖靈毫無限量。參孫被興起，是為了開始拯救；基督來，是為了完成拯救。

瑪挪亞因為看見神而懼怕死亡，很多世紀之後，神親自成為肉身，使人得以看見他而存活。參孫從不生育的母腹而生，預示了童女懷孕生子的事，在那裡自然的不能為，被神的大能徹底推翻。參孫的分別為聖，使他一生投入在以色列歷史中的一項使命，但基督的聖潔是永恆的、本質的、完全的。參孫靠聖靈所賜的力量擊殺非利士人，基督靠著聖靈所賜的能力，徹底拆毀魔鬼的作為。

這樣一比較，重點就清楚了。參孫的故事是在為真正的拯救者預備舞台。瑣拉的那個出生，是走向伯利恆的一步。這兩個誕生都由天上的使者預告，都出現在黑暗的時代，都顯明救恩是神的作為，而不是人的掙扎。參孫開始為以色列扭轉情勢，基督則為所有信的人確立勝局。參孫的拯救是局部的、暫時的，基督的拯救則是完全而永遠的。前者是影兒，後者是實體。

以色列在地上仍然在非利士人轄制之下，偶像崇拜仍然充滿全地。不過，隨著參孫的出生，黎明已經來到。一個從母腹就被分別、被聖靈充滿、由神的道親自宣告的孩子，已經進入歷史。神興起了他的拯救者，捆綁的潮流就不會無止境地延續下去。

4. 獅子與謎語

參孫下到亭拿，在那裡看見一個非利士的年輕女子。他回來以後，就對父母說：「我在亭拿看見一個非利士女子，現在求你們給我娶她為妻。」他父母回答說：「難道你弟兄的女兒中，或我們本國百姓中，沒有一個女子嗎？你為何要到那些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那裡去娶妻呢？」但參孫對父親說：「給我娶她吧，因為我看她合我眼。」他父母不知道這事是出於耶和華，因為他正要找機會攻擊非利士人。那時非利士人轄制以色列。

參孫在聖經記載中的第一次選擇，就已經冒犯了他的父母，也違反了神的律法。以色列人不可把自己的兒女嫁娶給外邦人，免得被引去拜偶像。他父親和母親對此非常清楚。他們明白，與非利士人通婚不只是「不理想」，而是被禁止的。他們看著自己的兒子，從母腹就被分別為聖，身上帶著神所設立的誓言，幾乎不敢相信他開口所求的是什麼。他們的抗議並非出於一點私人的驕傲，而是出於一個確信，就是神的子民必須保持分別為聖。但是參孫堅持到底。他們沒有看見的，是敘事者向我們說明的：整件事是出於耶和華。耶和華決定，正是藉著這條帶著罪與愚昧的路，與非利士人的第一次衝突要這樣展開。

在這裡，故事迫使我們正面面對神絕對的掌管。按著神的命令來說，參孫的要求是罪；按著神永恆的計劃來說，這要求卻是他所預定的一部分。神的預定包括一切事，甚至包括人的罪，而他的命令則啟示義所要求的是什麼。這兩者不是同一件事。參孫違反了命令，為此他被算為有罪；但是他同時成就了預定，神的旨意藉此得以推進。責任仍然留在神所指定的地方。參孫不能因為神預定了他的行動，就聲稱自己無罪；神也不能因為定罪這件罪行而被指控為不義。一切出於神，人仍要負責，而神親自施行審判。

他與父母之間的張力，把許多信徒熟悉的一種掙扎具體化了。當兒女堅持走上一條違反聖經的道路時，父母就憂傷。當父母抵擋兒女口中所謂「神的呼召」時，兒女也抗議。兩邊都在經歷信心的考驗。有的家庭，看見兒女追求不信主的對象結婚，父母出於對神話語的忠誠而提出反對。有的家庭，看見兒女感受到服事神的呼召，父母卻出於恐懼而攔阻，盼望兒女選擇安逸。這兩種情況不同，卻都揭露人的內心。參孫的父母反對是對的，因為神的命令清楚明白；但是他們沒有看見，神已經預定要把參孫的罪變成向非利士人施行審判的火花。他們只看見罪與愚昧的表面，神卻看見要藉著這一切展開的隱藏旨意。

參孫就和父母一起下到亭拿。他們到了葡萄園的時候，他與父母分開，忽然有一隻少壯獅子向他猛然衝來，吼叫如雷。這猛獸毫無預兆地撲向他，吼聲劃破空氣，使人驚駭。在那一刻，耶和華的靈大大降在他身上，賜給他超過一切人的力量。他手裡沒有任何兵器，卻抓住獅子，把它撕裂。攻擊來得快，結束也快。本來足以要他性命的一擊，反而成為第一個標記，顯出那臨到他身上的能力。然而參孫沒有把這事告訴父母。他們不知道葡萄園裡發生了什麼事，也沒有看見神的靈藉著自己的兒子做了什麼。

過了一些日子，他回來要娶那女子。他好奇地轉去看那隻被他殺死的獅子倒下的地方。日頭把骨頭曬乾，屍體縮成一個乾癟的殼。可是裡面有一群蜜蜂，在那裡勤勞地活動，還有

在空洞之中閃著光澤的蜜。他彎下身，用手掏出蜂蜜，一邊走一邊吃。那滋味甘甜，在他舌頭上豐富濃厚。他又拿一些給父母吃，他們也吃了，只是他沒有告訴他們這蜜是從哪裡來的。

得勝變成了干犯。他從出母胎起就背負著拿細耳人的誓言。酒是禁止的，剃刀是禁止的，死屍是禁止的。然而此時他蹲在一具屍體上，用他那被分別為聖的手伸進去，從死亡裡取蜜來吃。神說不可觸碰的，他伸手去摸；神分別為聖的，他當作平常。他的父母吃了他所拿來的蜂蜜，卻不知道自己也成了不潔的一分子。只有參孫知道那來源。他的誓言被玷污的，不是因為流血殺人，而是因為冷漠。

參孫倚靠聖靈得著力量，卻沒有向神表現出敬畏。聖潔是信心與敬畏兩者相連的結果。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，一旦這敬畏不見了，愚昧就肆意滋長。從屍體中取出的蜂蜜當時還沒有毀掉他，卻是將來情況的路標。整個以色列民族也一再做同樣的事。他們追逐偶像，好像追逐甘甜，受罪中一時之樂的欺騙，忘記神呼召他們成為聖潔的子民。參孫是他們歷史的一個縮影。他隨意觸碰屍體，正對應整個民族隨意擁抱偶像。蜂蜜從死亡而來，看似甘甜，從一開始就已經污穢。

於是參孫下去與那女子說話，她在他眼中看為合適。他父親就為他安排婚事，參孫照新郎的規矩設擺筵席。有三十個伴友陪伴他，是非利士人，把陌生人塞進他的婚宴行列。筵席的廳堂充滿笑聲與誇口，酒在席間流動，遊戲與喧鬧接連不斷。歡樂的氣氛之下隱藏著暗潮。這些賓客不是他的朋友，而是帶著疑心盯著他、衡量他的力氣、等待羞辱他的機會的人。

在這一片喧鬧之中，參孫站起來說：「現在我要給你們出一個謎語。你們在這七日筵席之內，若能給我解出意思來，我就給你們三十件裡衣和三十套衣服；你們若不能給我解出來，你們就要給我三十件裡衣和三十套衣服。」他們欣然應允，渴望這場比試。於是他說：「吃的從吃者出來，甜的從強者出來。」他們用心思索三天，也解不出這謎。

這賭注不是單單為了逗趣。裡衣和更換的衣服代表身分與財富。這個謎語連帶著名譽與錢財。只是沒有人能猜出來，因為謎底藏在參孫個人的得勝裡。驕傲很快變成挫敗，挫敗又升級為怒氣。到了第四天，他們急了，就帶著威脅與殘暴去找參孫的妻子：「你去哄你的丈夫，把謎底給我們說出來，不然我們就用火燒你和你父家。你們請我們來，難道是要奪取我們的財物嗎？」

那女子就帶著眼淚來到參孫面前說：「你恨我，不愛我。你給我本國的人出謎語，卻沒有把意思告訴我。」她的聲音充滿控訴，眼眶含著淚水。他回答說：「看哪，我連父母都沒有告訴，豈可告訴你呢？」但是她仍然緊追不放。筵席的每一天，她都在他面前哭泣；每一個夜晚，她都指控他不愛她。她的話一點一滴磨損他。這個可以徒手抓住獅子的男人，卻抵擋不住她眼淚持續不斷的攻勢。他的力量能征服野獸，她的糾纏卻征服了他。

她的眼淚並不單純，是那些掌控她的人交在她手裡的工具。表面看來像是軟弱，其實是策略，是精心計算的壓力，要把他磨垮。操縱是屬鬼魔的，正如蛇欺騙夏娃，又藉著她的話把亞當推向毀滅。同樣的模式在亭拿再度出現。參孫可以徒手撕裂獅子，卻沒有抵擋住這種持續不斷的哀求與控訴。他對著猛獸的吼叫毫不退縮，卻向這一個站在仇敵一邊、喋喋不休的人屈服。打敗他的不是非利士人的軍力，而是不肯停止的言語。

最後他把謎底告訴她。秘密從他的嘴唇傳到她的耳中，又從她傳到自己人那裡。到了第七天，太陽下山之前，那些伴友得意洋洋地來到他面前說：「有什麼比蜜更甜呢？有什麼比獅子更強呢？」

參孫怒氣大發。他知道謎底是被偷去的，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出賣了他。就說：「你們若沒有用我的母牛耕地，就不能解出我的謎語。」這句話把他的妻子比作被敵人套上軛的牲畜，用來羞辱她。但賭注仍然要付。耶和華的靈又大大降在他身上，他的怒氣找到出口。他下到亞實基倫，擊殺那城三十個人，剝去他們的衣裳，把衣服拿來給那些解謎的人。這一次，用血來償付背叛的代價。

參孫怒氣沖沖地回到父家。他的妻子卻被給了他的一個伴友，好像他從來不是她的丈夫一樣。這場婚姻在開始之前就破碎了。本來該是歡樂的聯合，結果變成怒氣、死亡與背叛。

就這樣，他事跡中的第一個循環告一段落，是力量與軟弱、得勝與愚昧交織的一團漩渦。他被聖靈賜能去殺死獅子，卻被甜蜜誘惑玷污了誓言。他用謎語使非利士人困惑，卻被眼淚纏磨到吐出秘密。他在怒氣中殺了三十個人，卻把妻子失落給別人。每一個轉折，神的旨意都在前進，不是藉著參孫的順服，而是藉著他所陷入的一連串糾纏。

故事並沒有停下來給你一些整齊的道德結論。它只是陳述一個人的一生：這人從出母胎就被分別為聖，蒙神賜下能力，卻對聖潔漫不經心，容易受操縱。他對神能力的信心從未動搖，卻加上了一種魯莽，毫不在乎神的聖潔。他開始拯救以色列的方式，不是率領軍隊，而是不斷跌進紛爭之中，而神把每一場紛爭都轉為向非利士人施行的審判。

聖靈臨到參孫，他就撕裂獅子，也擊殺人。但是同一個人卻敗在女人的哀求、屍體中的蜂蜜、以及自己魯莽的怒氣之下。力量與軟弱並存，信心與愚昧同行。整個過程之中，神的預定毫不動搖。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已經開始工作，不是在風平浪靜之中開始，而是在混亂之中開始。

故事逼著我們去面對那位這樣寫歷史的神。他所安排的有獅子，也有蜂蜜，有謎語，也有背叛，有得勝，也有羞辱。參孫不是一個在聖潔上可以模仿的榜樣，而是一個在信心上必須承認的例子。希伯來書告訴我們，他是憑著信心得到稱許的。他的信心並不完美，他的生活也談不上典範，但神仍然看為有價值。這位拯救者在有缺陷的力量中開始的工作，指向一位更大的拯救者；那位拯救者的分別為聖是完美的，他對神的敬畏純全無雜，他的力量永不失敗。

參孫離開亭拿的時候，心中怒火翻騰。他的誓言已被妥協，他的婚姻失去了，他的仇敵倒在地上，他卻獨自走回父家。然而非利士人已經感受到第一擊。他們的莊稼將被焚燒，他們的勇士將會倒下，他們的首領將在這個身上帶著聖靈能力的人面前發抖。故事才剛開始，卻已經呈現出一種形狀：信心與軟弱交纏，神的能力透過破碎的人彰顯，那位神照著自己喜悅的方式帶來拯救，而不是按著任何人會事先選擇的方式。

5. 狐狸和腮骨

過了些日子，到了收割麥子的時候，參孫帶著一隻山羊羔回到亭拿，要去看他的妻子。他對她的父親說，他要進她的房間，但那人卻不讓他進去。他以為參孫在婚宴鬧翻之後必定恨惡她，所以已經把她給了參孫的陪伴朋友。為了減輕這種羞辱，他又提出一個替代選項，把年幼的女兒拿出來，甚至說她更美。

這是極大的羞辱。婚宴時參孫因妻子的背叛怒然離去，在憤怒之中，他在亞實基倫擊殺了非利士人。如今他的怒氣平息了，他帶著禮物回來，表明他有意與妻子和好。但他等到的卻是拒絕。妻子不在了，他的尊嚴被踐踏，婚姻的神聖被當成可以隨意調度的方便。參孫的禮物和他的盼望一同被擋在門外。

他的回應不是認命。「這一次我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，」他說，「我要害他們。」這些是報復的話，但在這之下有神的旨意。起初那位天使就說過，參孫要起首拯救以色列脫離非利士人的手。神決定要對付以色列的仇敵，並且選定要藉著參孫的一生來成就。臨到他個人的羞辱，成了臨到全國審判的火花。表面上像是家族紛爭，實際上是神所發動的戰爭。

參孫出去抓了三百隻狐狸。這本身是龐大的勞苦，但攪動他的那位靈給了他機智和力量。他把狐狸兩兩捆在一起，把火把綁在牠們尾巴中間，點著火，把牠們放進田裡。收成的時候到了，麥稈高而乾，葡萄園枝頭沉重，橄欖園也等著收成。就在這樣富足的景象中，狐狸瘋狂奔跑，把火拖過田間。火舌在田裡蔓延，一夜之間吞噬了麥田、葡萄園、橄欖園。農夫急忙奔跑，要救自己的莊稼，卻只見火星從這一角跳到那一角。煙味瀰漫，麥稈爆裂的聲音和哀號之聲充滿全地。他們的豐收變成飢荒，夜風帶著田地被火吞噬的轟鳴。

這是直接擊打非利士人力量根基的報復。他們的財富化為烏有。他們對土地出產的信心變成灰燼。他們的神不能保護他們。以色列的神用火擊打他們，不是藉著軍隊，而是藉著野獸，不是用攻城器械，而是用綁在尾巴上的火把。這審判嘲笑他們的驕傲，把他們所倚靠的顯出為脆弱。

非利士人以豐收為榮，把這當成興盛的指標。他們藉著滿是穀物的田地和滿溢新酒的酒醉來展示自己的統治。但當火焰蔓延，他們的財富在一夜之間化為青煙。原本信靠自己豐收的農夫，此時只能徒然在焦土上抓挖，看著自己的倉庫成了灰燼，連同自己的盼望一同燒盡。這不只是物質上的損失，更是在諸神面前的羞辱。大衮沒有保住他們的莊稼，他們的偶像也熄不掉火焰。他們的宗教被顯出為無能，他們的驕傲被顯出為虛空。藉著一個人的怒氣和三百隻狐狸，主把他們剝得精光，顯明人手所結的果子在神面前站立不住。

神興起攻擊列國時，一向如此。他不需要人所看重的力量來推翻仇敵。他可以用田間的狐狸摧毀一個帝國。他可以用昆蟲震動經濟，用冰雹震動軍隊，用夢震動君王。他取那卑微和被藐視的，使之成為武器。人的權勢在他面前站立不住。

非利士人要查出這事是誰做的，結果得知是參孫，就是那位亭拿人的女婿，而那人的女兒已經給了別人。他們的報復落在那女人和她父親身上。他們用火把他們燒死，正是她在婚宴上背叛參孫時曾經害怕的結局。她原本以妥協來保全性命，但背叛並沒有救她。當初嚇倒她的威脅，最後仍然把她吞噬。

她的妥協毫無用處。她以為向非利士人屈服可以保護自己，以為出賣丈夫就能保全自己的生命。但她想用妥協保住的，最後全失去了。她這種錯誤的計算以火收場。所有用真理換取自保的人結局都是如此。想靠站在不信一邊來苟活，就是主動擁抱自己原本想逃避的毀滅。真正的安全只在於對神和他所膏立者的忠誠。

此時參孫的怒火比以前更熾熱。「你們既然這樣行，我到死也不歇手，定要報復你們，」他說。他的話帶著血的誓言，最後也實現了。他出擊，擊殺了許多非利士人。聖經形容這次攻擊是兇猛的，是毫不鬆手的屠殺。我們再次看見，那看似出於個人恩怨的行動，其實都是神旨意的工具。參孫的動機交雜著怒氣、悲傷和羞辱，但在這背後是神的旨意。主正是為了這件事興起他，要擊打以色列的仇敵。

之後參孫退到以坦磐的洞裡。他的退隱只是暫時。非利士人決意要制伏他，就上來安營在猶大，散開在利希一帶。猶大人看見他們就發抖。他們沒有聚集起來與參孫一同作戰，反而急著去討好自己的主人。猶大有三千人下到以坦磐的洞裡去，不是要和他們的拯救者站在一起，而是要來捆綁他。

他們的話暴露了他們的心：「你不知道非利士人轄管我們嗎？」他們已經把被壓制當成天經地義。他們責備參孫，好像真正的罪在於抵抗，好像信心才是愚昧。這不是謹慎，而是懦弱，不是外交，而是不信。他們更怕壓迫他們的人過於怕神。他們寧可要鎖鏈的穩定，不要自由的風險。他們有三千人，這個數字只放大了他們的羞辱。他們龐大的身軀給人力量的假象，但他們說的話顯出他們的靈是空的。他們本可以成為軍隊，卻選擇成為自己救主的獄卒。

三千個男人一起捆綁一個人的場景，本身對他們來說就應該是可憎的。他們的手抓著繩索，把自己的拯救者捆起來，卻還以為自己在做「務實」的事。在他們心裡，他們以為自己是在維持和平，其實他們是親手把自己的救命線交給仇敵。猶大的羞辱不只在於怕非利士人，更在於對神視而不見。他們喜歡鎖鏈勝過喜歡信心，喜歡秩序勝過勇氣，喜歡苟活勝過尊榮。他們稱為「謹慎」的，其實是對天上的叛逆。他們所捆綁的人，正是神興起來要折斷他們枷鎖的人，而他們卻用自己的力氣把他綁得更緊。在那一刻，他們的不信比非利士人的威脅更響亮。

神親自興起的拯救者，被自己的百姓交了出去。三千個人捆綁那唯一能救他們的人。他們向參孫保證，不會親手殺他，卻把他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他們不敢自己動刀，卻敢把他送去送死。對比非常鮮明：一個有信心的人，對上三千個懦夫。這就是以色列不信的圖畫。當年百姓向摩西發怨言時是這樣，百姓拒絕先知時也是這樣，百姓把基督交去釘十字架時更是如此。拒絕神所立的拯救者，就是叛逆的標記。

今日同樣的不信仍然顯露。沒有信心的人攻擊那些宣講信心、醫治和神蹟的人，就像猶大攻擊參孫一樣。他們怕人的譏笑過於怕神，更重視從世界來的接納過於從天上來的拯救。他們稱為「謹慎」的，其實是背叛，他們稱為「慎重」的，其實是悖逆。他們不是站在帶來神能力的人那一邊，反而用懷疑和指控的話把這些人捆住，交給藐視。這種不信的本能沒有改變。它仍然把拯救者視為問題，把投降當成出路。

當他們把參孫綁好，領到非利士人那裡時，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他，繩子像火燒的麻一樣從他身上脫落。他伸手抓起一塊新鮮的驢腮骨，用它擊殺了一千人。想像那個場面：一個人手裡只拿著粗陋的骨頭，站在一排排戰士面前，把他們一群一群打倒。戰場上動作翻湧，兵器相撞的聲音一次又一次被骨頭敲碎頭骨的悶響蓋過。人靠著人數衝上來，自信滿滿，但每一次衝鋒都以死亡收場。腳步踐踏揚起塵土，地上很快被鮮血浸透。

神喜歡藉著軟弱來施行拯救。一塊驢腮骨在他僕人手中，比仇敵手中的刀劍更有分量。他顯明能力屬於他，不屬於兵器，不屬於人數，不屬於計謀。對他有信心就夠了。猶大人不肯相信的，參孫用行動證明出來。有神的一個人就足夠。

屠殺結束後，參孫得勝地說：「我用驢腮骨堆成一堆又一堆屍首，我用驢腮骨擊殺了一千人。」他的話帶著嘲諷，用雙關的語氣戲弄被殺的人。他在屍首上大笑，因為神使他們的力量成為愚蠢。

然後口渴臨到他。剛剛的得勝立刻轉為危急。參孫向耶和華呼求說：「你既藉僕人手施行這麼大的拯救，我豈可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禮的人手中呢？」他的禱告又是信心又是愚昧。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來自神，卻用抱怨的語氣說話，沒有敬畏，好像神欠他生命一樣。信心和自以為應得不是一回事，但即使是自以為應得，也比不信強。

神應允了。他使利希的一個洼處裂開，有水從那裡湧出來。參孫喝了，精神復原，又活了過來。神尊重參孫的信心，雖然那信心夾雜著自以為應得。像種子那樣小的信心仍然是信心，而神喜悅這信心。他不會熄滅將殘的燈火。但這禱告也顯出參孫的缺陷。他信靠神的能力，卻不敬畏神的聖潔。他有信心，卻沒有敬畏。缺乏對神的敬畏，是他性格中致命的破口。

猶大的背叛和利希的得勝，揭露了一種許多人喜歡重複的謊言。他們說力量在團隊裡，能力在群體裡，沒有人應該單獨站立。他們高舉所謂的「團體屬靈」、「聚會出席」、和「團隊事奉」，好像人數可以保證成功。他們說話的樣子，好像只有神加上很多人，才會足夠。這是披著智慧外衣的不信。

三千個猶大人在一個被聖靈充滿的參孫面前一文不值。因為他們沒有信心，他們的「團隊」根本不成其為團隊。一群懦夫比無用更糟。他們把承載自己盼望的那個人親手交出去。他們的人數成了他們的羞辱。

今日許多教會也是如此，一面堅持出席本身的價值，一面誇耀自己的網絡和運動。他們以為合作必然帶來成功，但若沒有信心，多方連結就是空虛。與其要一大群假先知聚在一起，不如要一個孤獨流淚的耶利米。與其要一個妥協的委員會，不如要一個站在執政者面前的保羅。信心是依靠神，不是依靠人數。

神常選擇藉著孤單的人來作工。挪亞在全世界嘲笑之下仍然相信。亞伯拉罕蒙召離開一切，就順服出去。以利亞在迦密山上孤身對抗巴力的先知。耶利米在整個國家反對之時仍然一個人說話。保羅說：「在我初次申訴的時候，沒有人站在我這邊，只有主站在我旁邊，加給我力量。」神的能力不倚靠人的多少。他揀選世上軟弱的，為要使強壯的羞愧；揀選卑賤和被人藐視的，為要廢掉那一切自以為是的。

這並不是說團契沒有價值，或配搭毫無地位。基督的身體是真實的，神也在多人身上分配各樣的恩賜。但把信心寄託在數目上就是愚昧。當個別的人彼此倚靠，而不是單單倚靠神時，就不再有真正的信心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。那時教會就變成捆綁參孫的猶大。當「團隊事奉」變成偶像，它用彼此肯定取代真信心，只給人錯覺的安全感。對「聚會崇拜」和「群體事工」的迷信，更多出自世俗理論，而不是出自聖經。聖經教導的是依靠神，不是依靠人群。

參孫在利希的得勝，就是對這種錯誤的責備。他被自己的百姓捆綁，只拿著一塊驢腮骨，卻殺了一千人。他的力量來自聖靈，不來自人數，不來自同伴，不來自團隊。就像今日大多數教會一樣，由於群眾本身都是沒有信心的人，所以那裡沒有什麼「共同敬拜」，只有集體的妥協和叛逆。單單對神的信心就夠了。這就是為什麼希伯來書記得他是藉著信心打退外邦軍隊的人。

神應允了參孫的禱告，給了他水喝。藉此他揭露了猶大的懦弱和沒有信心：三千個人背叛自己的拯救者，而有神的一個人卻打退了一支軍隊。他藉著驢腮骨擊打非利士人，顯明他們的驕傲在世人所藐視的東西面前站立不住。當參孫在信心中呼求，即使禱告中夾雜著自以為應得，神也垂聽他的僕人。因為神一向喜悅信心，也一向信實於自己的呼召和應許。狐狸和腮骨的故事不僅關乎暴力，更關乎信心對抗不信，關乎神的能力在軟弱中顯出，並且關乎神對那有缺點卻相信他之人的憐憫與信實。

參孫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年。他的一生起伏不定，但他的信心是真實的。他站在他百姓不肯站的位置上。他信靠神的能力，而他們伏在恐懼之下。為此他被記念。燒盡田地的狐狸、打殺軍隊的腮骨、從洼處湧出的水，全都見證神藉著信心行事。這世界配不上這樣的人。

6. 迦薩的城門

在利希大屠殺之後，參孫的人生很快來到另一個關鍵場景。他作以色列的士師已有一些年日，為非利士人所懼怕，為他們的首領所痛恨，甚至連自己的同胞也只是勉強容忍他。記述此時轉向迦薩，這是非利士人的主要城邑之一，立在海岸附近，高牆與城門象徵安全防護。迦薩是五座非利士大城中最近的一座，猶如守望者，監控自埃及而來的商道，是一座力量與反抗以色列的城市。它以商業與財富聞名，是權勢與驕傲之地，在非利士人看來，更是他們統治的堡壘。擊打迦薩，就等於擊打他們權勢的核心。參孫進入的就是這座城，而故事也帶領我們走進這城中的黑暗。

參孫下到迦薩，看見一個妓女，就與她同寢。經文沒有給任何解釋，敘事沒有替他緩頰，也沒有為他開脫，只是直接指出他的罪。這不像亭拿那樣，表面上還有婚約作為掩飾。這是一場放縱，是粗俗的行為，不配一個拿細耳人。那位自出母胎就被分別為聖、歸於神的人，竟然進入一個只為出售自己而存在的女人的床鋪。被分別為聖的變成尋常之物，拯救者竟在罪中尋求庇護。這是對一個人最清楚的標記，顯出他對自己呼召的漫不經心。

參孫下到迦薩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入非利士的境內。進入他們的城邑本身並不構成失敗，因為他作士師的職分要求他進到敵人的堡壘與他們對陣。羞恥在於，他進迦薩不是為戰鬥，而是為放縱。他沒有擊打他們的驕傲，反而去尋找一個妓女。原本應當成為審判舞台的地方，變成妥協的場地。一個在神的宣告之下長大、自出母胎就被分別出來的人，竟然把自己的誓言當作無物。那位被揀選來拯救以色列的人，在敵人心臟地帶玷污了自己。他的罪正映照出以色列整體的不忠，他們離棄神，去事奉偶像。百姓把自己交給虛假的敬拜，他們的拯救者則把自己交給迦薩的妓女。這羞辱極其深重，與他的呼召之間的反差顯而易見。

然而參孫仍在迦薩，而迦薩也陷入騷動。消息迅速傳遍全城：「參孫來了。」這名字本身就足以激起恐懼與憤怒。他是非利士人的鞭策者，是那個曾用狐狸燒毀他們莊稼、用腮骨擊殺他們的人，是那個嘲弄他們力量的人。讓他在他們的城門之內，就等於讓他們的夢魘躺在街上。這一次，他們想，他終於被困住了。城門關閉，城牆將他圍住，大門緊鎖。等到天一亮，他們就要抓住他，以色列的拯救者就要被毀滅。

他們沒有立刻衝上去。也許他們畏懼從前看見過的那種力量，也許他們以為耐心對自己更有利。他們心想，讓他睡過一夜，等他在旭日中醒來，再面對全然展開的埋伏。計畫看來穩操勝券。到了早晨，仇敵要麼被捆，要麼被殺，而迦薩就可以誇耀得勝。那一夜，他們的笑聲與竊竊私語想必充滿期待。他們幻想著把參孫遊街示眾，向百姓炫耀說，非利士人的恐懼如今已被鎖上了鐐銬。然而，他們的信心建立在愚昧之上。他們忘了，他們的城牆無法圈住主的靈。

但參孫沒有等到黎明。他在半夜起來。經文沒有告訴我們他的心思，但時間本身已道出他心中的判斷。他不願逗留在危險越來越濃之處。他走入黑夜，也不是偷偷溜走，而是大步

走向城門，正是敵人以為他被困之處。在那裡，他做了人若沒有神的靈就絕對無法做到的事。

迦薩的城門並不是普通人伸手就能推開的門扇，而是巨大的木石與金屬構造，安裝在城牆上，門柱深深嵌入石基。在古代，城門是城市防禦的驕傲。它們造得厚實，可以抵擋烈火，又重到足以阻擋攻城器械。門上有鐵門，鎖上門栓，旁邊有望樓加固。城門代表非利士人的力量，是他們防禦的驕傲，是任何仇敵都無法突破這城的象徵。維修或固定這樣的城門，可能需要一整隊人手。它們是為了抵禦軍隊而設。但當參孫走到城門前，他把整個門從原處扯下來，連同門柱、橫木、門扇一起拔起，扛在肩上。非利士人所倚靠的安全，只在一瞬之間就被一個信靠神能力的人奪走。

他並沒有把城門就近放下，好像只是為了逃脫。他把城門扛到很遠之處，約莫三、四十英里之外，直到來到對著希伯崙的山上。路途遙遠，道路艱辛，但神的力量托住他。迦薩的驕傲與保護在一夜之間被拿走，以色列的仇敵被暴露在外，他們的堡壘被嘲笑，他們的力量被羞辱。這是神在宣告，無論哪一座城防守得多麼堅固，都不能在他所加力的人面前站立得住。

經文本對這件事的記錄很短，只用了幾節經文，但意義卻極其深遠。那一夜參孫犯了罪，而這罪的真實性毋庸置疑。他去找妓女，他的選擇是對誓言的悖逆。但同一夜，他也在信心中行事，而那信心也同樣真實。他敢單憑一己之力面對迦薩的堅固，而不是率領軍隊，因為他相信神的靈會扶持他。罪是他的，能力是神的。這兩者都是真的，也都在同一時間發生，而且都在同一位至高主宰的手中。人有罪責，但那賜他能力的神得著榮耀。

到了早晨，非利士人必然怒火中燒。他們的埋伏變成羞辱，他們的力量被嘲弄，他們的城門在仇敵之地成了戰利品。他們的士師仍是非利士人的恐懼，而神仍與他同在。神所興起的拯救者面前，沒有堡壘能站立得住。若參孫可以扛走迦薩的城門，還有哪一個仇敵能指望躲在城牆後面得保護呢？

城門不只是門扇，而是安全的象徵，是安全與危險之間的分界，是一座城力量的標記。失去城門，就等於暴露，就等於在仇敵面前赤身露體。迦薩在一夜之間失去城門，既不是因為圍城，也不是因為軍隊，而是因為一個被神加力的人。彷彿是神親自伸手，將他們的防禦撕裂作廢。這羞辱是徹底的。沒有一個人可以看著迦薩的城牆，而不看見那個空缺，那道缺口，那份恥辱。這座誇耀自己堅固的城市被顯明為軟弱，全以色列都看見了這記號。

對參孫本人而言，那一夜既是警告，也是鼓勵。他的罪沒有被忽略，即使他安然離去。他玷污了自己的呼召，但神仍然保守了他的性命。罪羞辱人，並且引向滅亡。去找妓女是愚昧，而這愚昧若不被制止，終有一天會毀滅他。每一次妥協都使拯救者更接近捆綁。迦薩不是結局，但迦薩是預兆，預先顯明結局正在逼近。他的力量依舊在，他的軟弱卻在加深。

然而，那半夜行出來的信心同樣被稱讚。參孫在扛起城門時，是信靠神的大能。他沒有像懦夫一樣逃跑，也沒有哀求憐憫。他走向敵人驕傲之處，把那驕傲連根拔起。基督徒批評他，但聖經從未如此，而千萬個批評他的人加起來，信心與手段也不及這位違背約言的參孫一人。他的信心遠遠超過所有評論他的人，儘管他有罪。經文後來仍記下他的名字，列在信的人當中。他之所以得勝，是因他倚靠神的力量，而不是自己的能力。縱然他的生命被妥協所玷污，他仍被記為有信心的人，而世界不配有他。

罪始終是累贅，即使神仍透過你工作。迦薩的妓女在參孫的一生中仍是一個污點。這玷辱了他的呼召，背叛了他的分別為聖。若他在那時就悔改，也許他的故事會有不同的結局。但他繼續往前走，他的妥協越來越深。這故事教導我們，神的計畫並不倚賴我們的聖潔，但我們的罪仍會帶來後果。迦薩的城門成為神能力的記號，而迦薩的床鋪則成為參孫軟弱的記號。

非利士人原以為自己的陷阱穩操勝券。他們把他團團圍住，篤定自己必勝。但當參孫在半夜起來，他們的計畫就被推翻了。那位有信心的人採取行動，神的能力為他伸張。當仇敵四面環繞，就要信靠神而起身。他的能力使人的計畫變成愚妄，他的靈拆毀人以為永遠不會動搖的根基。參孫向我們顯明，即使一個人有許多缺點，只要他有信心，仍然可以得勝。神喜悅透過那些相信的人彰顯他的能力。

這段歷史也預示了更大的事。參孫將城門扛到山上，這是戰勝迦薩的記號；但基督則打開了死亡的城門。參孫的行動是戲劇性的場景，是對仇敵的羞辱；基督的行動則是為他的百姓成就永遠的拯救。參孫肩上扛著木頭與鐵器；基督肩上背負著罪的咒詛。參孫羞辱迦薩；基督廢除死亡，把生命和不朽彰顯出來。那面向希伯崙的山只是預兆，加略山才是實現。

參孫不完全的信心指向基督完全的信心。參孫扛到希伯崙山上的東西，基督在各各他為他百姓扛上了。前者只是暫時嘲弄仇敵，後者則永遠勝過一切仇敵。迦薩早晨醒來，看見自己的城門不見了；世界在第三日醒來，看見墳墓的石頭被挪開。迦薩的城門被連根拔起，死亡的城門則被徹底摧毀。參孫叫一座城蒙羞，基督毀壞了最後的仇敵。以色列的士師扛鐵一夜，榮耀的主則把罪背負到底。

故事隨即轉向梭烈谷，那裡有大利拉在等候。但迦薩的城門仍如紀念碑般立著。它們顯明參孫是一個自出母胎就被分別為聖，卻對誓言掉以輕心的人，是一個在罪中有罪責，卻仍然有信心的的人物。它們顯明神在能力上掌權，在保守上有憐憫，在成全旨意上忠實可靠。它們顯明信心敢於面對不可能，並且靠著神的大能得勝，而罪則敗壞、削弱，並且一步步把神的僕人拉向敗亡。

參孫離開迦薩時，力量仍在，但故事已為他的失敗預留位置。他的信心仍然真實，他的罪也仍在運作。他的力量羞辱了仇敵，他的妥協卻不久將他交在仇敵手中。迦薩在同一夜既是得勝，也是警告。城門被抬到希伯崙，而大利拉的影子已經投在經文之上。

7. 大利拉

參孫曾經把迦薩的城門扛在肩上，搬到山頂。非利士人憤恨地看著這個他們無法制服的人戲弄他們的城防，把他們的力量變成羞辱。他安然走出他們的陷阱，仍然是拿細耳人，仍然有聖靈的能力，仍然是他們軍隊的恐懼。可是，敘事從迦薩轉向梭烈谷時，故事從英勇的壯舉轉到緩慢的誘惑。參孫先前靠著赤裸的力量凌辱他們的城邑，現在他的心卻被吸引到一個女人的懷中，而她的忠誠可以用銀子買到。

梭烈谷肥沃又多水，位在以色列和非利士領土之間。他在那裡遇見大利拉，經文只是簡單說，他愛她。這並非像在迦薩的妓女那樣短暫的放縱。他的情感安頓在她身上，他的人生開始以她的存在為中心旋轉。那個曾經燒毀非利士的田地、屠殺非利士士兵的人，竟然甘願安息在一個很快要出賣他的懷中。他在戰場上剛烈的心，對她卻變得柔軟。這份情感帶來一種致命的盲目。當愛情與對神的奉獻切斷時，就成了偶像，要人付出沉重的代價。

非利士的首領看準了機會。他們來到大利拉面前，向她提出條件。如果她能探出參孫大力的秘密，把他交在他們手中，每一個首領都要給她一千一百舍客勒銀子。這是一筆龐大的數目，足以讓她富足無比。這次不像亭拿的那個女子，她是被族人的怒氣所逼。大利拉不是被恐懼驅使，而是被貪婪驅使。她要用以色列最強壯之人的情愛去換銀子。若說背叛曾經傷害過參孫一次，這次就是更冷酷的背叛，不是為了活命，而是為了利益。

大利拉絲毫不拖延。她開門見山地問他：「請你告訴我，你大力的秘密是什麼，人怎樣捆綁、制服你呢？」單是這句話本身就應該讓他驚醒。很少男人需要別人提醒，才知道有女人要害他。但是參孫沒有從她身邊站起來，也沒有斬斷這段關係。他戲弄她的要求，用自己的花樣回答她。他告訴她，如果用七條未乾的新弦捆綁他，他就會像別人一樣軟弱。她並沒有掩飾自己的用意。她用那些弦捆綁他，埋伏的人在旁邊等候。她一喊：「參孫哪，非利士人來了！」他就把繩線彈斷，如同火一燒麻線。

那時他就知道，她的問題並非隨口一問。她拿他的話來試驗，他也證明力量仍在他身上。他本來可以離開她，本來可以看清眼前的危險是什麼。但他留了下來，她就再一次向他施壓。她說：「你戲弄我，對我說謊。求你告訴我，人怎樣可以捆綁你。」他就告訴她，要用新繩捆他。他再試一次，她再試一次，他又再一次掙脫。

每一次試探，證據都增加。她發問，他說謊回應，她照他的話去做，而他把繩索扯斷。在這樣的模式之下，沒有人能聲稱自己渾然不覺。參孫不是不知道，他是放縱。他容忍自己明知是背叛的行動。他把她的詭計當作遊戲，不肯抽身，不肯說出真相，不肯正面面對危險。非利士人無法用軍隊捆綁他，大利拉卻用她的糾纏把他捆住。

參孫願意留在大利拉身邊，即使她的意圖一次又一次暴露出來，顯明一個人心靈某一處的破碎，可以壓倒他在另一處的清明。他不是看不見她的背叛。他看見繩索，聽見她的呼喊，感覺得到伏兵要抓住他。他仍然逗留。也許他的心早就被拒絕刻上傷痕，渴望不惜任何

代價也要得著陪伴。他曾被父母誤解，被第一個妻子出賣，被本國人交出去。再一次被棄絕，也許對他而言比死更難受。於是他忍受出賣，只因為他渴望被愛。那個曾經一人獨自面對千軍萬馬的勇士，卻無法承受在愛情上孤身一人的念頭。

這樣的放縱顯出參孫的信心雖然是真實的，卻被疏忽扭曲。他像從前一樣倚靠神的力量，卻輕看那標誌他為神僕人的奉獻。他對聖靈能力的信心是真信心，然而沒有對神聖潔的敬畏，這信心就變成魯莽。毀掉他的不是對她詭計一無所知，而是他對自己呼召的嚴重性毫不在乎。

這個缺陷像裂縫一樣貫穿他的一生。他可以在獅子面前、在軍隊面前毫不畏懼，卻向日復一日的話語屈服。在亭拿，他的新娘用眼淚逼迫他，當他不肯說出謎語的答案時，她控告他不愛她。她一點一滴磨損他，直到他把秘密交出，他的敵人就得勝。現在大利拉用同樣的武器。她說：「你怎麼說『我愛你』，卻不肯把心裡的話告訴我呢？你戲弄我。」這指控極為犀利，因為正好刺中他心中最脆弱的地方。他可以承受城門口的戰士，卻不能承受被暗示不愛她。這個「愛」字本身成了毀滅他的工具。

魔鬼常常採用這種方法。暴力可能失敗，言語持續的攻勢卻在軍隊無法得手之處成功。蛇向夏娃施壓，扭曲神的命令，直到疑惑變成悖逆。夏娃又向亞當施壓，他明知自己沒有受騙，還是順從。大利拉向參孫施壓，他明知她的意圖，還是順從。經過精心計算而不斷重複的話語，可以變成比鐵鍊更緊的羅網。操控是出於邪靈的工具，除非一個人敬畏神勝過他渴望安寧，他遲早會向那個永不住口的聲音下拜。

因此她天天向他施壓，用嘮叨把他逼到疲憊。經文在這裡用極為莊重的簡潔來形容：他的心煩惱要死。他玩弄她的要求，在回答中編織半真半假的話，卻不肯離開她。他的失敗並非突然而來，而是慢慢累積妥協、不肯逃避的結果。最後，當疲乏壓倒他時，他對她說了真話。

他說：「向來人沒有用剃刀剃過我的頭，因為我自出母胎就歸神作拿細耳人。若剃了我的頭髮，我的力氣就離開我，我就像別人一樣軟弱。」他所說的不是肌肉，不是訓練，而是奉獻。他的頭髮是他誓言的記號，是一個根源於神旨意之呼召的外在標誌。放棄這個記號，就是踐踏他奉獻的聖潔。他的力量一向來自耶和華的靈，但聖靈是連同奉獻的標記一起賜福的。當他把這事向大利拉揭露時，他輕忽了那使他歸神為聖的一切。

那麼，為什麼神把參孫的力量繫在他的頭髮上？這個記號本身並沒有什麼天然的能力。使軍隊倒下的不是那幾縷角蛋白，而是神的靈。未剃的頭髮是見證，是一個可見的提醒，宣告他的生命捆綁在神的呼召之下。藉著把能力和象徵放在一起，神教導以色列，奉獻不是抽象的概念。誓約必須成為具體的生活，要在日常裡承載出來，要公開擺在眾人眼前。剃掉頭髮，就是藐視那吩咐此事的神。當參孫把這秘密告訴大利拉時，他不只是在泄露一個謎，乃是在輕看他呼召的聖記號。這種藐視，比失去頭髮本身更打開了通往滅亡的道路。

大利拉立刻看出他已經向她傾心吐意。她立刻打發人去見非利士的首領，催促他們再來一次。他們手拿銀子又來到。她使參孫枕在她的膝上睡覺，信任的位置如今變成背叛的工具。他睡著的時候，有人來剃掉他頭上的七條髮辮，他拿細耳人奉獻的標誌就這樣落在地上。她再一次呼喊：「參孫哪，非利士人來了！」

他從睡中醒來，以為自己要像前幾次一樣起來。他抖擻精神，預備爭戰，預備掙斷繩索，預備像在亞實基倫、在利希那樣站立。但是他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。那曾在戰場上大大感動他的靈收回了。力量沒有了，並不是因為頭髮有什麼能力，而是因為神的同在已經撤離。參孫一向憑著習慣依賴神的恩賜，如今才發現這種僭越的代價。

當參孫和基督的奉獻擺在一起比較時，他的悲劇就更清楚。兩個人都是在出生前就被愛、被分別出來作拯救者，也都是被銀子出賣。但是參孫屈服，基督則堅忍到底。撒但在曠野向耶穌施壓，他用經文回答。仇敵在園中向他施壓，他就迫切禱告。控告他的人在彼拉多面前向他施壓，他堅守自己的見證毫不退縮。他不向糾纏不休的言語、也不向死亡的威脅屈服。參孫被一個女人的持續施壓所擊倒，基督卻勝過了地獄全然的怒氣。這個故事預備我們去看，在信心的歷史中，每一個拯救者身上都顯出軟弱，惟有那真正的拯救者站立得住。

非利士人抓住參孫，剷了他的眼睛，使那個曾看見敵人成百倒下的人再也看不見。他們用銅鏈捆綁他，叫他在迦薩的監牢裡推磨，做牲畜的工作。那個曾經燒毀他們莊稼的人，現在在他們的磨坊轉動磨石。他的力量沒有了，他的視力沒有了，他的自由沒有了，那個曾讓軍隊驚駭的人成了他們的奴隸。

這就是參孫墮落的深度。他不是戰場上被打敗，而是被妥協毀了。他敗下陣來的，不是軍隊的威力，而是操控不斷的攻勢。他原本相信神的能力，卻從未敬畏神的聖潔。缺乏對神的敬畏，他就把奉獻當成無關緊要的事情，等到奉獻不在了，他才發現聖靈已經離開。

這個故事揭開一個令人震驚的真理。最強的外在恩賜不能支撐一個藐視奉獻的生命。一個人可以有勇氣、才幹、成就，若沒有對神的敬畏，這一切就成了僭越的燃料。參孫有信心，因此聖經記得他是得神喜悅的人。但是他沒有敬畏，因著這一點他受辱。他有信心卻沒有敬畏，就使他在行動上大膽，在奉獻上疏忽。真正的敬虔把兩者連在一起。

參孫的失明不只是在肉體上。這是他多年間內心盲目的一個外在標誌。他只看見神的能力，看不見神的聖潔。他只看見聖靈的力量，看不見自己誓言的嚴肅。他只看見自己對抗的仇敵，看不見自己容忍的陷阱。他的眼睛是被人挖去的，但他早就被愚昧蒙蔽了視覺。

然而故事到這裡仍沒有結束。那位從他還未出生就把他分別出來的神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旨意。他頭上的頭髮又開始生長，奉獻的記號隨之回來。在監獄裡，在失明和捆鎖之中，參孫要學習他在自由時從未明白的功課：神是不可戲弄的，他的呼召不能被輕看。墮入羞辱為他預備了道路，讓他做出那一個成為他一生標誌的信心行動。

目前為止，故事暫時把他留在迦薩的磨坊。他在那裡推磨，被仇敵嘲笑，被所愛的人出賣，力量盡失，視力全無。他的墮落是徹底的，但即使在這種毀壞之中，神的手並沒有離開。藉著羞辱，舞台已經搭好，讓信心再一次發聲，不再是僭越，而是倚靠。那位被操控毀掉的人，將要成為在寂靜反思和禱告中被恢復的人。不過，在恢復之前，記載先停留在他跌倒的黑暗中，好讓我們看見，一個人若藐視奉獻會落到什麼地步，那些向操控之言屈服、而不是緊握神呼召的人，會招致什麼樣的滅亡。

8. 勇士再現

非利士人捉住參孫，挖去他的眼睛，用銅鍊鎖住他，把他帶到迦薩，在監裡推磨。他曾經撕裂獅子、打散軍隊，如今卻被貶為畜牲般的勞力。那些不敢在戰場上面對他的人，如今在鎖鏈中嘲笑他。他們以為他的能力已經斷絕，他的故事已經結束，便把他四處遊行，當作證據，宣稱他們的神大衮比以色列的神更強。

迦薩是非利士人的主要城邑之一，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堡壘，而參孫如今被拖到這裡，成為戰利品。他曾經從這城走出，把那沉重的城門扛在肩上，當眾羞辱他們的防線。如今同一座城卻因看見他失明、帶鎖、在磨旁彎腰而歡騰。那位曾經使他們戰慄的人，如今像一頭牛一樣被牽來牽去，繞圈推磨，為他們碾穀。人們對他在迦薩得勝的記憶還很新鮮，但在眼前這副光景之下，似乎全被抹去。

監獄裡的每一天，都提醒著他失去了什麼。參孫聽著磨石吱呀作響，感到麵粉的塵土覆在臉上，在黑暗中跌跌撞撞。這個循環沒完沒了，一圈又一圈，好像他的一生都被壓縮成徒勞無功的轉動。這畫面正反映了以色列自己的光景：本來蒙召服事神，如今卻作偶像的奴僕，白白勞苦。他被擄不僅是個人的羞辱，也是民族的羞辱。以色列一定聽見他們士師的敗落消息，那位曾經開始拯救他們的人，如今成了囚犯。看到他在迦薩被人嘲笑，就等於看見自己的景況在他身上反照出來。

羞辱不單落在參孫身上。他的失敗被當成以色列的神失敗。非利士人就是這樣解讀，將勝利歸給大衮。在他們看來，參孫的失明不只是某一個人的軟弱，而是以色列信仰的崩潰。拯救者倒下，對他們來說，就是偶像得勝。他們的笑聲既是衝著參孫，也是衝著天上的神。

但以色列的神並沒有離棄他的僕人。那位掌管萬事的主，甚至把這次的潰敗也納入他的計劃。非利士人留下參孫一命，是為了羞辱他，卻因為饒他一命，反而保留了將來毀滅他們的器皿。他們用鎖鏈綁住他，但鎖鏈捆不住神的旨意。他們弄瞎他的眼睛，然而他在失明之後，反而看得比以前更清楚。這一切以為終結他呼召的折磨，其實把他擺在最有利的位位置，讓他施行一生中最偉大的一次信心行動。

士師記的作者接著加上一句似乎不經意的話：參孫的頭髮又開始長起來。象徵他奉獻的記號曾被人背叛地剃去，如今卻重新長出來。頭髮本身並沒有能力，但它是誓約的標記，是神在他未出世前就給他的呼召記號。雖然參孫在許多方面違背了這個誓約，這個標記仍然回到他身上。神不可撤銷的呼召，不會被人的失敗斬斷。

這個細節是監獄裡的一縷憐憫低語。非利士人沒有察覺，天上卻看得清楚。在世人眼中，參孫已經徹底毀了，再無恢復可能；但那看不見的記號卻宣告事實並非如此。即使神管教他的百姓，也不廢除自己的約。以色列被擄到外邦，先知仍宣告他們終必歸回。彼得否認基督，後來仍被恢復，去帶領教會。同樣，參孫在迦薩失明推磨，頭上仍帶著證據，說明神對他並未完事不理。

參孫的頭髮與非利士人的偶像之間，形成鮮明對比。他的頭髮可以再長出來，偶像卻不能恢復任何事物。審判一臨到不信的人，就不會有真正的恢復。大衮不能讓肢體再生，不能重建倒塌的廟宇，不能叫死人復活。唯有永活的神能恢復罪所毀壞的。在參孫頭髮上，顯出一個記號：神的應許遠遠超越人的失敗。

跌倒的基督徒需要這個提醒。許多人在犯了嚴重的罪後，便灰心絕望，以為自己在神計劃中的位置已經永遠失去。他們以為自己被丟棄、被淘汰、毫無盼望。但神一旦呼召，就不收回他的恩賜。管教可以很嚴厲，但目的不是滅絕。非利士人嘲笑參孫，但以色列的神正預備嘲笑他們。在他們的譏笑底下，有一件事在暗中生長，那正是即將臨到的審判記號。

非利士人的首領聚集起來，舉行大宴。他們在大衮的廟裡聚集，獻祭、歌唱讚美。他們的喊聲在石牆間迴盪：「我們的神把參孫交在我們手中。」等人更多的時候，他們又喊：「我們的神把那毀壞我們地土、殺害許多人的仇敵交在我們手中。」他們把所發生的事歸功於大衮，其實這一切源自主的旨意。非利士人把參孫被擄當成大衮得勝的證據，但神正在把他們聚集在一處，準備向他們施行審判。神已經把他們安置在他所要的位置上。

那廟宇寬大，用巨大的石柱支撐，中庭可容納數千人，屋頂上還站得下更多。空氣裡瀰漫著香煙和敬拜者的呼喊。首領們站在前排，沉醉在自己的驕傲和偶像崇拜中。人群狂熱地喧嚷，自以為大衮做成了以色列的神做不到的事。這是一場全國性的驕傲盛會，而他們以為高潮，就是徹底羞辱參孫。

他們的吶喊不斷回響。每一顆心都因大衮而驕傲膨脹，每一張嘴都自誇得勝。偶像崇拜一直就是如此運作：當神的百姓一跌倒，世界立刻指向自己的偶像，自稱已被證明有理。每逢信徒妥協，異教的驕傲就被鼓舞。參孫的恥辱，在他們眼中就是以色列之神的恥辱，他們因此大大歡喜。

他們還嫌不夠。群眾要親眼看見參孫。首領吩咐人把他從監裡帶出來。他被一個童子牽引著走出，失明地踉蹌前行。光是這個畫面，就使群眾哄堂大笑。從前他使他們戰栗，如今他們嘲笑他的軟弱。「把參孫帶出來給我們取樂！」他們喊著，於是參孫被安置在眾人中間。他們的娛樂成了他的舞台。他們以為是在展示自己的勝利，神卻正在安排他們的滅亡。

參孫對領他的人說：「讓我摸一摸托住廟的柱子，我好靠在其上。」那童子就照辦，絲毫沒有想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。節慶的喧鬧聲四面包圍，祭物的氣味仍在空中飄散。非利士首領們昂然站在前面，屋頂上擠滿了觀看的人。參孫正站在神所要他站的位置上：在大衮廟的兩根柱子之間，在諸首領面前，在全國眾人注視之下。

然後參孫禱告。他說的不多，卻承載了一生的重擔：「主耶和華啊，求你記念我，求你只加添我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一仗報那挖我雙眼的仇。」他不再像在利希那

樣出聲抱怨。當時他曾喊說：「難道我要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禮的人手裡嗎？」他那時有信心，但也輕率、自以為有權利，把神的恩當作該得的。如今他帶著敬畏說話，稱神為掌權的主，承認自己的完全倚靠，求神記念他。

「記念我」這句話在神百姓的歷史中有深刻的意義。哈拿曾求：「耶和華啊，求你記念我，賜我一個兒子。」尼希米呼求：「我的神啊，求你記念我，使我得善。」十字架上的強盜懇求：「耶穌啊，你得國降臨的時候，求你記念我。」向神求記念，並不是怕他忘記，乃是向他的約與信實呼籲。參孫的禱告也是如此。他相信神並沒有把他丟棄，正因這樣相信，他才敢再次求力量。

這不是怯懦的祈求。他求的是一件徹底超自然的事：一個失明、被綁、被戲弄的人，要靠自己的雙臂推倒整座石頭廟宇。他不再帶著自以為應得的態度，但他的信心依然存在。如今，信心和敬畏在他心中合而為一。只有沒有敬畏的膽量，使他先前變得魯莽；只有沒有信心的敬虔，會讓他此刻在失敗裡沈默。這種空洞的虔誠幾乎充斥當今所有自稱是基督徒的人。然而在參孫心中，膽量與敬畏同在，他的信心被煉淨，他最後的禱告成了他一生最崇高的敬拜行動。

敬畏與信心的聯合，顯明了真實禱告的本質。信心不會縮在角落裡，好像害怕開口，又不會把神的應許當兒戲地任意揮霍。它大膽祈求，因為相信神的話；同時謙卑俯伏，因為尊崇神的聖潔。許多人偏向一邊：有人禱告時毫無膽量，不敢求超過自己覺得「合理」的範圍；也有人禱告時毫無敬畏，好像神的應許可以隨便消費。信心全無的人往往為前者辯護，並且為了維護自己，反過來定罪參孫。兩種錯誤相比，神更喜悅那仍然大膽求告他的人。正因如此，他在參孫一生中都為他伸張，並在聖經中宣告他為義。參孫長期停留在那種帶著錯誤心態的信心裡，但在最後一刻，他的信心被提煉。他求一件在人看來不可能發生的事，卻堅定相信神能做成，並且出於敬畏俯伏在主面前。

參孫雙手按住兩根柱子，一手一根。在失明、被譏笑、被仇敵環繞之中，他把整個信靠放在呼召他的神身上。他說：「我情願與非利士人同死」，就用力推。神的靈大大臨到他，柱子開始搖動，根基震動。屋頂在三千人的重量之下顫抖。最後一股力量發出時，整座廟宇崩塌。首領被壓死，百姓葬身在自己節期的瓦礫之中。他們所讚美的神無力拯救他們，大衰的廟成了敬拜者的墳墓。

作者接著說：「這樣，參孫死時所殺的人，比活著所殺的還多。」他最後一次的行動勝過他一生的全部事蹟。這不是出於絕望的自殺，而是出於信心的獻上。他生來是要開始拯救以色列，藉著這次死亡，他完成了自己的呼召。神早已定下，參孫最後一口氣將是他最大的得勝。迦薩的羞辱成了非利士人受審判的時刻。藉著軟弱顯出剛強，藉著死亡得著勝利。

後來他的家人來把他的屍身領回，葬在父親的墳墓裡。記載最後總結說：「他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年。」這一句成了對他一生的蓋印。他的生命遠沒有被失敗抹殺，反而因信心而

得冠冕。大利拉帶來的羞辱退到背景，大衮廟崩塌的那一刻成了他最鮮明的標誌。聖經記得他那次勝利，把他列在有信心的人當中。

信心勝過失敗。參孫激烈、魯莽，也愚昧，但真正的信心一直在他裡面。神的管教剝去他的驕傲，使膽量與敬畏結合。他被迫向內省察，開始比以往更清楚地看見神。在軟弱之中，他完全倚靠神的大能，不論在身體上或屬靈上，都比以前更剛強。他在死中所成就的，比他在生時所做的更多。這就是聖經說他因著信心得著稱許的原因。

參孫的死預表耶穌基督。參孫伸開雙臂，推倒柱子；基督伸開雙臂，釘在十字架上。參孫的死是為了毀滅非利士的首領；基督的死是為了廢掉黑暗掌權者的勢力。參孫的死是為了報復自己的雙眼；基督的死是為了開啟瞎眼人的眼睛。參孫在死時殺的人比活著時還多；基督透過自己的死得救的人，遠超過他在世上行走時所接觸的一切。參孫的死帶來審判；基督的死帶來救恩。參孫在最後一刻因信心被記念；基督直到永遠被尊為信心的創始成終者。

對照和對比一樣重要。參孫被捆，是因為自己的罪；基督被捆，是為了我們的罪。參孫的眼睛被挖掉，是因為他追隨自己的私慾；基督的臉被人打，是因為他順服神的旨意。參孫的死推倒了偶像的殿宇；基督的死摧毀了撒但一切的權勢。參孫死在仇敵瓦礫之中；基督卻從墳墓裡復活，再也不死。參孫只在一個時代、一個民族中帶來部分的拯救；基督一次成就永遠的救贖。參孫只是影兒；基督完成每一個影兒與預言，其中也包括參孫所預表的一切。

神把參孫與亞伯拉罕、摩西、大衛和眾先知列在一起，因為他有信心。世界配不上他。參孫孤單、被誤解、被嘲笑。他的父母不明白他，他所愛的女人操縱他，他的同胞出賣他，甚至今日的基督徒也常鄙視他。但神悅納他。他的信心一直持守到最後，他在死中完成了自己的呼召。他的故事也呼召我們如此生活：在神的能力和憐憫裡有信心，在他的聖潔面前存敬畏，並確信他的旨意絕不落空。

9. 基督的影子

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記得參孫，不是因為情慾，也不是因為大利拉，而是因為信心。天上的記錄把他列在那些憑信征服列國、打退敵軍、蒙神稱許的人當中。世界不配有他。這是神的判決，頂住仇敵的嘲笑，也頂住評論者的歪曲。基督徒常把他的生命縮減成一個警世寓言，搖頭嘆息，好像他的故事只剩失敗。但是神把他的名字寫在信心偉人的殿堂裡，而不是愚昧人的名冊中。最後一句話屬於神，而最後一句話就是信心。

這不是瑣碎的問題。凡撇開神的判決的人，就是把自己抬高在神之上。神說參孫是一個有信心的人，和亞伯拉罕、摩西、大衛、眾先知一同被稱讚。聖靈已經把他的名字寫在信心之人的記錄中，直到永遠。這是天上的判詞。當人批評或嘲笑參孫時，他們不只是錯看了一個人，而是在頂撞神。問題不只在於他們對參孫是否看錯，更在於他們是否願意順服神的話，而不是順服自己的直覺。他們藐視參孫，其實是藐視聖經本身。

參孫的一生被各種漫畫式的形象遮蓋。他被控放蕩好色，其實他是孤獨的人。他的父母誤解他，他的妻子出賣他，他的同胞離棄他，他的仇敵窮追不捨。後來的世代回頭看，只看見他的罪和他的跌倒，好像他的一生全然白費。神卻說完全相反。他的孤獨不是敗壞的證據，而是忠誠的證據。別人選擇安逸和妥協的時候，他仍然忠於神。他背負孤立的重擔，不是因為他拋棄百姓，而是因為百姓拋棄他。最後，他的孤單成了他力量的冠冕，而不是他的羞辱。

有人指責參孫是獨行其是，事實上這正是他最大的榮耀。他的同胞寧願被轄制，也不願打仗，他卻一再擊打仇敵。他們用繩子捆綁他，把他交給壓迫者，他卻信靠神，一個人走出去。他的孤獨定了眾人的罪，因為這顯出他忠心的時候，他們不忠心。在這一點上，他預表了耶穌基督。基督也被朋友離棄，被最親近的人出賣。參孫的孤單不是失敗，而是沒有同伴的信心生活。他被孤立，是世界的錯，不是他的錯。

這個模式並不只在參孫身上出現。以利亞站在迦密山上，對抗幾百個假先知，而以色列在兩種意見之間搖擺不定。耶利米傳講耶和華的話時，他的同胞把他丟進牢坑。眾先知經常獨自行走，被他們奉差遣要拯救的百姓藐視。不過參孫的情況更加尖銳。以利亞還有沒有向巴力屈膝的餘民，耶利米還有為他記錄話語的巴錄，參孫卻誰也沒有。他的百姓捆綁他，交給非利士人。他的整個民族選擇作奴隸，不要信心。他完全孤立，卻仍然擊打仇敵。他的信心站得更高，因為是完全孤獨地站立。

他事奉的果效也不能忽略。在沒有軍隊、沒有同盟、沒有本國支持的情況下，參孫打擊了非利士人一切支柱。他燒掉他們的麥田，毀壞他們的葡萄園，屠殺他們的兵士，拔下他們城牆的門扇，推倒他們的廟宇。農業、經濟、軍事、政治、宗教，全都在他一再的打擊之下動搖。以色列沒有任何軍隊與他同起，他卻折斷仇敵的脊骨。現代教會誇耀自己的群體、宗派、機構，好像力量在於一種集體屬靈，然而即使五千個團體加在一起，也沒有產生

出相當於參孫憑信心所成就的事。一個真正相信的人，比一大群妥協的人對黑暗權勢更可怕得多。

他毀壞他們的收成，打擊他們的經濟。他屠殺他們的人，削弱他們的軍力。他羞辱他們的首領，暴露他們的軟弱。他拔下迦薩的城門，除去他們的安全感和驕傲。他推倒他們的廟宇，在中心處摧毀他們的宗教。非利士人生活的一切範圍，無論是經濟的、軍事的、政治的、宗教的，都被這一個信靠神的人所動搖。這不是隨機的暴力，也不是漫無目的地炫耀力量，而是神的審判，藉著一個有信心的人精準施行。他的信心對仇敵是毀滅性的，因為對神的計劃是建造性的。

耶穌也被一群不明白他的人包圍。他的門徒嘴裡承認他，等到他被捉拿時卻因恐懼逃跑。即使最愛他的人，也不能和他一同警醒一小時。他對他們說：「你們要離開我，獨自留下我；其實我並不獨自一人，因為有父與我同在。」這才是真正的分別。參孫有信心，可以承載神的能力，卻直到最後才得著與神不間斷的親密。耶穌則一直活在與父完全的交通中，毫不搖動，毫不疏遠。參孫被人誤解時是脆弱的，耶穌被眾人離棄時，卻在與父的團契裡得力。參孫跌倒的地方，耶穌也獨自一人，卻在與神的交通中穩立不移。

然而參孫的信心仍然達到一個應該使我們驚訝的高度。經過失明、捆綁、羞辱和嘲笑，他相信神還會再聽他。他沒有視力、沒有兵器、沒有同伴、沒有自由，卻仍然相信神的良善和慷慨。他一生最大的神蹟，就是這個東山再起的信心。多數人在他那樣的光景早就絕望，以為自己的故事已經結束。參孫卻相信神的恩典還沒有耗盡，相信自己的呼召沒有被收回，相信即使落到最低點，神仍然可以恢復他。這就是復活信心的模式，更令人震撼的是，這種信心不是出現在一個完全聖潔的人身上，而是出現在像參孫這樣的人身上。

這種信心偉大到一個程度，根本無法誇大。人在那樣的毀壞之後，仍然信靠神，不單為了得赦免，更為了徹底得勝，這樣的信心在一切自稱為基督徒的人當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，儘管他們手中握有整本聖經，處處保證神的憐憫。參孫沒有這些記錄，卻有這樣的信心。他末了的信心使他不僅成為基督的預表，也成為門徒的榜樣，把主所帶來的救贖具體活出來，就是悔改、信心和能力合而為一。要記得，參孫這一切都是一個人完成的。大衛也曾落在嚴重的罪裡，卻從未受那樣的羞辱或削弱，而且他仍有朋友的支持與先知的指引。參孫在沒有這一切的情況下，有這樣的信心。怪不得神如此尊榮他。他最後的行動不只是臂膀的力量，更是信心戰勝絕望的勝利。

他揮霍了自己的恩賜，違背誓言，被女人出賣，被仇敵嘲笑，被弄瞎眼睛，被奴役，落到像牲畜一樣推磨。他成了以色列最低下的人，是失敗的公開象徵。從這樣的深坑裡，他不但相信還有憐憫，還相信必有得勝。他最後的信心比先前一切壯舉更光輝。裂獅、拔城門需要能力，但要相信神仍然愛他，仍然願意藉他工作，則需要更大的東西。因此他最後的行動最為耀眼。他不單相信神的能力，也相信神的慈愛。

他最後的禱告顯出他大半生所缺少的東西。從前他對神說話的態度，是自以為有權、而且輕率的。在利希他呼喊說：「我豈可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禮的人手中呢？」他抱怨，不是敬

拜。因為他在抱怨之中仍然期待神蹟，神仍因著他的信心而垂聽。但是在迦薩，當他失明並且謙卑時，他稱呼神為「主耶和華」，求他記念自己。他訴諸神的良善和信實。這時他不僅相信有神，還認識並尊崇神。信心和親密在這裡會合。他求力量，不是帶著傲慢或自以為有權，而是帶著倚靠。參孫的信心成熟為交通。他從前輕忽神，現在變得敬畏。他的禱告顯出，他的孤獨終於變成與神相交。他死的時候，不再是與神疏遠的人，而是與神和好的朋友。在死中，他成為他一生從未完全成為的那種人，就是神的朋友。

當然，參孫的缺點不能否認。它們在故事中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。不過這些缺點不只是斑點，而是整個啟示的一部分。亞伯拉罕取了夏甲，雅各行詭詐，摩西在怒氣中擊打磐石，大衛與拔示巴犯了罪，所羅門轉向偶像，參孫屈服於操縱。每一個人都有信心，但每一個人也失敗。歷史上沒有一個人，不管多有恩賜、多有信心，足以作彌賽亞。神在歷史裡寫神學，而這個神學是用這些人的一生寫成的。每一個人都是救贖主的預表，而每一個預表都顯出自己無法達到那位救贖主的標準。神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教導世界，只有他自己，藉著耶穌基督的位格，才可以作真正的拯救者。

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卻娶了夏甲，用人的手段要成就應許。摩西與神面對面說話，卻在怒氣中違命，不能進入應許之地。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卻落在姦淫與謀殺裡。參孫從母腹就被分別為聖，卻揮霍恩賜，敗給大利拉。每一個人人都偉大，每一個人都有缺陷，每一個人人都指向未來。神用歷史寫明，沒有一個人可以作救主。世界需要一位更大的拯救者。這就是神的兒子為何要來。唯有基督是完全的人，是真以色列，是終極的勇士。

教會必須聽見這一點。有些人追求信心，只為了神蹟，卻忽略與神的親密，參孫警告我們這條路會通往何處。不過絕大多數人聲稱自己在尋求與神親密，卻從未走到尋求或相信神蹟的地步。他們的說法是假的。人不可能真正與神親密，卻不相信他的作為。談交通而拒絕能力，就像宣稱親近神，卻拒絕愛與真理一樣。真正與神親密的關係，必然包括對神蹟的信心，因為認識神的人就知道，他是行奇事的神。正如聖經所說：「耶和華啊，眾神之中誰像你？誰像你至聖至榮，可頌可畏，施行其事？」參孫的故事把兩種錯誤都揭露出來。他有能力，卻缺少親密，因此容易被擊倒。教會自稱有親密，卻沒有能力，這種說法被揭露為謊言。唯一的道路，就是同時持守信心與愛心、自信與敬畏、教義與神蹟，視它們為一體。少了任何一個，都是假冒。

基督徒也常在另一點上看錯參孫，就是把他的孤單說成他的錯。他們稱他魯莽、自行其是，只因他獨自行動。但真相很清楚。一開始，他的父母就不明白他，他的妻子出賣他，他的同伴戲弄他，他的同胞離棄他。他之所以沒有軍隊，是因為沒有人願意與他同信。雖然他被一個不斷陷入偶像崇拜的民族包圍，聖經從沒有記錄參孫與偶像妥協。相反地，他一生打擊拜偶像的人，他最後的行動就是拉倒他們神廟的柱子。他的孤單定了他們的罪，而不是定他的罪。他忠心的時候，他們懦弱。他的孤立不是悖逆，而是順服。若把他的孤單描繪成失敗，就是加入那些出賣他的人，一起說謊。他是在別人不願站出來時獨自忠心的人。這不是軟弱，而是偉大。

因此，他故事的高潮不是他的罪，而是他的信心。他對神有最後東山再起的信心，遠遠超越他的失敗。他在一切失去之後仍然相信恢復。他在完全失敗之中仍然相信得勝。他在一切證據都指向被丟棄時，仍然相信神的恩典。這種信心比他先前所行的一切神蹟更大。這是對抗絕望的信心，是毀壞之後的信心，是面對死亡的信心。這就是他為何和亞伯拉罕、摩西一同站在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中。他的一生顯明，即使一個人揮霍了許多，只要他的信心仍然存留，神就稱許他。他最後的禱告是他最美的時刻，他最後的行動是他最大的得勝。

如此，參孫留下兩個遺產。第一，他預表基督。他的出生由天使宣告，從出生就被分別為聖，被聖靈充滿，在家人中被誤解，被同胞出賣，被交給仇敵，在軟弱中被戲弄，卻在死中得勝。但是基督完全成就了這一切，毫無罪，把毀滅的對象從非利士人擴大到死亡的權勢。參孫的一生偉大，卻指向一位更偉大的主。他的缺陷證明，沒有一個人可以作彌賽亞。只有神自己才能拯救，而神已經在耶穌基督裡這樣做了。參孫的死給出暗示，基督的死真正成就救恩。

第二，參孫呼召我們追求既有能力又有親密的信心。他顯示，只有能力而沒有交通，會使人暴露在危險中；而只有所謂交通，卻沒有信心，則更糟，因為那是謊話。他讓我們看見，信心中的孤單是一種榮耀，不是羞辱。他讓我們看見，只要相信神的良善和憐憫，即使在災難性的失敗之後，仍然有東山再起的可能。

參孫的信心——如果你願意，也可以說他的整套神學——是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，看來在一切跟隨神的人當中是獨一無二的。這並不是說他在每一方面都超越別人，而是說，他有一種別人所沒有的獨特性。他的故事要求我們拒絕人的膚淺批評，而相信神的判決。這個世界不配有他這樣的人。他被列在信心之人當中，在結局時達到的高度，連大多數基督徒都從來沒有接近過，而且似乎沒有一個人真正明白或欣賞。他教導我們相信神行神蹟，與神同行在親密裡，並且在一切失去的時候仍然相信恢復。

故事就這樣收尾。參孫葬在瑣拉和以實陶中間，他的工作完成了。但他的名字仍在信心之人中，他的信心仍在說話。他的罪顯明，沒有一個人能配作彌賽亞。他的得勝顯明，只有信心能得神稱許。他的死把我們指向基督。基督在自己的死裡毀滅了最後的仇敵，把生命和不朽彰顯出來。參孫是預表，基督是成全。參孫信了，世界不配有他。基督是真正的勇士，是信心的創始成終者，他也能把同樣的信心賜給我們。惟有在他裡面，世界才得著拯救。